

國學基
本叢書
嘉

祐
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 祐 嘉

著 洵 蘇

行發館書印務商

嘉祐集目錄

第一卷

幾策

審勢

審敵

第二卷

權書上

心術

強弱

明間

法制
攻守

第三卷

權書下

孫武

六國

子貢
項籍

高祖

第四卷

衡論上并引

遠應

任相

廣士

第五卷

衡論下

養才

議法

田制

第六卷

六經論

易論

御將
重遠

申法
兵制

禮論

樂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第七卷

太玄論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下

太玄總例

太玄論中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三方九部

三三州

撰法

占法

推玄算

求表之贊

曆法

第八卷

史論上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嘉祐集 目錄

管仲論

明論

利者義之和論

第九卷

上皇帝書

第十卷

上韓樞密書

上文丞相書

上余青州書

第十一卷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張侍郎書二首

第十二卷

上韓丞相書

管仲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上富相公書

上田樞密書

上王長安書

上韓舍人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與楊節推書

謝趙司諫書

第十三卷

譜例

族譜後錄上篇

大宗譜法

第十四卷

張益州畫像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老翁井銘

吳道子畫五星贊

名二子說

丹稜楊君墓誌銘

答雷太簡書

與吳殿院書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族譜亭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木假山記

王荊州畫像贊

仲兄字文甫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姪位文

議修禮書狀

第十五卷

雜詩

雲興于山

有觸者牘

我客至止

歐陽永叔白兔

道卜居意贈陳景回

上田待制詩

答陳公美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祭亡妻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有驥在野

朝日載昇

顏書

答二任

憶山送人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又答陳公美三首

送任師中任清江

從叔母楊氏挽詞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藤樽

送王吏部知徐州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二首

嘉祐集卷第一

宋 趙郡蘇 洵撰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家。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愚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

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我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屢屢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

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典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由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宄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疋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久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諸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

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將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

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千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瑯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

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卻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狃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

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能。行其所欲。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旣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靡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

身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尙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